

毛泽东
鲁迅

评
四部古典名著

西游记

天津古籍出版社

序

木 弓

这是一套关于名人与名著的书。

什么是名著？名著不是自封的，不是谁想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名著，就可以成为名著的。名著也不是赶时髦，火爆一时的作品。一个时期以来，确实有些书一上市就非常抢手，但几年（甚至用不了几年）以后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曾热闹过的书，早已是冷落尘封，无人问津了。名著是经过历代群众的检验，从多如沙石的书籍中挑选出来的真金；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卓然独存，至今仍活在人们手头眼底口边心上的艺术精品。人们把这些作品谓之经典。这些作品博大精深，地负海涵，内容之丰富厚重，是一般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对于这些名著，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开卷有益。固然，不同的读者对待这些名著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然的。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可以考订作者的生平家世、成书过程、流传版本、人物原型以及种种有关问题，可以探讨其思想旨归、艺术成败，确定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等。一些人阅读它们可能是为了提高修养、获取知识……。更多的人阅读它们则是为了休闲，也可以说是为了消遣娱乐。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亚里斯多德说过：“游戏正是为了使勤劳的人得以休息。”不仅仅是孩子们需要游戏娱乐，成年人也同样需要。而人类永不厌倦的兴趣就是读书。一天劳作之余，一卷在手，是对生活的审视，也是对生活的美化，是为生活增添姿彩。在休闲娱乐中，自觉不自觉地

认识着生活，也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论集》里收有一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文中对研究与鉴赏之区别，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他随意的逛过，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园，观赏名花的，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性质，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来，是为了自己的舒适，他见一块悬岩，他见一块奇石，他见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他要的是：考察出这山的地形，这山的构成，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这地层的年代等等。……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

虽然如此，二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不但鉴赏者因了研究者的成果，可以对作品认识得更深更细，把握得更准确；研究者也可以从鉴赏者那里汲取零金碎锦真知灼见，从而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二者虽有差别，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为这些名著内涵深广，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和认识。这也是正常的现象。《维摩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处各得解。”鲁迅先生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说过一段名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作家观察社会人生，因作者不同而不同；读者读书，即观察作家用文字描绘出来的社会人生，又因读者的不同而不同。这不仅是因为读者的生活经历、人生经验的差异，知识修养、欣赏水平的差异，更因为“形象大于思想”，这些伟大作品具有很强的感觉暗示性，因而使其描写中所蕴涵的丰富性，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意旨，具备了“说不尽”的无限性，所以人们说：“有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可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诸葛亮、关羽、张飞、宋江、武松、鲁智深、孙悟空、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名著是“说不尽”的。晚清谭献在《谭评词辨》中说：“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读者在鉴赏时有理解的自由，甚至可以与作者的本意不相吻合。但这仅仅限于鉴赏、借题发挥式的应用，而不适用于对作品的研究与解释。

不论持何种态度、有何种认识，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被作家所塑造的生动艺术形象，被那些惊天地泣鬼神、能令人哭能令人笑的生动艺术描写所感动，在感动中完成新的洗礼，我们在品评书中人物的时候，也同时重新塑造着我们自己，实际上，每阅读一次这些名著，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新人，只是这种“新”因素的增长，是在潜滋暗长中实现的，是在我们难以察觉中渐变暗转的，然而又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发生着的。

这些名著是民族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高雅的象征，但它们却不应当仅仅是摆放在居室里的装饰品，它们应当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了解人生，提高口头及文字的表达能力，可以说这些名著是提高我们民族素质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部书里所收的，既有鉴赏（包括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里所说的“断章取义则是”的读书联想和具体应用），又有研究性文字。对这些名作进行鉴赏与研究的，又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品鉴与研究，来认识和领会这些名著，也可以受他们的启发产生自己更独到的感悟和实际应用。这是名人与名作的连璧之作，读者是自能领会的。天津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过这些名著的单行本，前言为张燕瑾先生所写。我们征得了张先生的同意，此次《毛泽东鲁迅评四部古典名著》本各书之前言，仍用张先生旧作，特此声明并向张燕瑾先生致谢。

毛
泽
东
鲁
迅
评
《
西
游
记
》

毛泽东评《西游记》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悟空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1938年4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对即将毕业的“抗大”
第三期二大队学员讲话时如是说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上西天取经，他们有坚定的信仰，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

——毛泽东在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故事时如是说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逐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

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变化。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如是说

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及“包围和反包围”问题时如是说

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

——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谈及如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时如是说

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

——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问题时如是说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

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1945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曾如是说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围剿”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中以孙悟空为喻批评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时如是说

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

——1953年毛泽东在谈到一些人的阶级本性变不了时如是说

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做“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如是说

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好，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57年4月5日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时如是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翻。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例。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宾，言次，谈及有关上帝问题时如是说

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如是说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1961年6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根据《西游记》有关情节改编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认为该剧改编得不错，很有意义，因于是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送给该剧团。毛泽东时在广州，读到郭沫若这首诗，遂于11月17日写了这首和诗。

从那时起(本书编者按：指从1963年7月14日苏共发表攻击中国的公开信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

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196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如是说

千里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西游记》第28回前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力把来犯之敌打得“血染朱砂”、“尸卧山场”后“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读到此处，因有这段批注。

鲁迅评《西游记》

……《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题齐云杨志和编，天水赵景真校”，叙孙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应诏求经，途中遇难，终达西土，得经东归者也。太宗之梦，唐人已言，张鷟《朝野僉载》云，“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送迎引导出。”又有俗文，亦记斯事，有残卷从敦煌千佛洞得之（详见第十二篇）。至玄奘入竺，实非应诏，事具《唐书》（百九十一《方伎传》），又有专传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佛藏》中，初无诸奇诡事，而后来稗说，颇涉灵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有猴行者深沙神及诸异境；金人院本亦有《唐三藏》（陶宗仪《辍耕录》）；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锺嗣成《录鬼簿》），一名《西游记》（今有日本盐谷温校印本），其中收孙悟空，加戒箍，沙僧，猪八戒，红孩儿，铁扇公主等皆已见。似取经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

全书之前九回为孙悟空得仙至被降故事，言有石猴，寻得水源，众奉为王，而复出山，就师悟道，以大神通，搅乱天地，玉帝不得已，封为齐天大圣，复扰蟠桃大会，帝命灌口二郎真君讨之，遂大战，悟空为所获，其叙当时战斗变化之状云：

……那小猴见真君到，急急报知猴王。猴王即掣起金箍棒，步

上云履。二人相见，各言姓名，遂排开阵势，来往三百余合。二人各变身万丈，战入云端，离却洞口。……大圣正在开战，忽见本山众猴惊散，抽身就走；真君大步赶上，急走急追。大圣慌忙将身一变，入水中。真君道，“这猴入水必变鱼虾，待我变作鱼鹰逐他。”大圣见真君赶来，又变一鸱鸟，飞在树上，被真君拽弓一弹，打下草坡，遍寻不见，回转天王营中去说猴王败阵等事，又赶不见踪迹。天王把照妖镜一照，急云“妖猴往你灌口去了”。真君回灌口；猴王急变做真君模样，座在中堂，被二郎用一神枪，猴王让过，变出本相，二人对较手段，意欲回转花果山，奈四面天将围住念咒。忽然真君与菩萨在云端观看，见猴王精力将疲，老君掷下金刚圈，与猴王脑上一打。猴王跌倒在地，被真君神犬咬住胸肚子，又拖跌一交，却被真君兄弟等神枪刺住，把铁索绑缚。……（第七回《真君收捉猴王》）

然斫之无伤，炼之不死，如来乃压之五行山下，令待取经人。次四回即魏征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及玄奘应诏西行：为取经之所由起。十四回以下则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难故事，而以见佛经东归证果终。徒有三，曰孙行者，猪八戒，沙僧，并得龙马；灾难三十余，其大者五庄观，平顶山，火云洞，通天河，毒敌山，六耳猕猴，小雷音寺等也。凡所记述，简略者多，但亦偶杂游词，以增笑乐，如写火云洞之战云：

……那山前山后土地，皆来叩头报名，“此处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山洞，叫做火云洞，洞有一位魔王，是牛魔王的儿子，叫做红孩儿。他有三昧真火，甚是利害。”行者听说，叱退土神，……与八戒同进洞中去寻，……那魔王分付小妖，推出三轮小车，摆下五方，遂提枪杀出，与行者战经数合，八戒助阵，魔王走转，把鼻子一捶，鼻中冒出火来，一时五轮车子，烈火齐起。八戒道，“哥哥快走！少刻把老猪烧得囫囵，再加香料，尽他受用。”行者虽然避得火烧，却只怕烟，二人只得逃转。……（第三十二回《唐三藏收妖过黑河》）

复清观世音至，化刀为莲台，诱而执之，既降复叛，则环以五金箍，洒以甘露，乃始两手相合，归落伽山云。《西游记》杂剧中《鬼母皈依》—

出，即用揭钵孟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发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火孩儿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须得二圣郎救了你。”（卷三）而于此乃改为牛魔王子，且与参善知识之善才童子相混矣。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且以为元初道士邱处机作。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然至清乾隆末，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潜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说《西游演义》是明人作；纪昀（《如是我闻》三）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一五一〇——一五八〇）。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为孙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当杨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记释迦造经之事，与佛经言阿难结集不合；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征斩龙至玄奘应诏西行之事，当杨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则俱记入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而一百回以东返成真终。

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才，颇极广泛，于《西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如灌口二郎之战孙悟空，杨本仅有三百余言，而此十倍之，先记二人各现“法象”，次则大圣化雀，化“大鹞老”，化鱼，化水蛇，真君化雀鹰，化大海鹤，化鱼鹰，化灰鹤，大圣复化为鸩，真君以其贱鸟，不屑相比，即现原身，用弹丸击下之。

……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鸩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杆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道。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真君前前后后乱赶，……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它变庙宇，正打处，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子使了个隐身法，走出营围，往你那灌江口去

也。”……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在中间，点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众鬼判急急观看，无不惊心。真君却道，“有个甚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见甚么大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这真君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那猴王使个身法，让过神锋，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赶到前，对面相还。两个嚷嚷闹闹，打出庙门，半雾半云，且行且战，复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隄防愈紧；这康张大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围绕不题……（第六回下《小圣施威降大圣》）

然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如金岷山之战（五十至五二回），二心之争（五七及五八回），火焰山之战（五九至六一回），变化施为，皆极奇恣，前二事杨书已有，后一事则取杂剧《西游记》及《华光传》中之铁扇公主以配《西游记传》中仅见其名之牛魔王，俾益增其神怪诡异者也。其述牛魔王既为群神所服，令罗刹女献芭蕉扇，灭火焰山火，俾玄奘等西行情状云：

……那老牛心惊胆战，……望上便走。恰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慢住空中。……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变做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角去触天王，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到，……道，“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圣勿疑，你看我擒他。”这太子即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望颈项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天王丢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

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像，腾挪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处收着哩。”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

……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近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光大地有声名。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特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将助神功。牵牛归佛伏颠劣，水火相联性自平。（第六十一回下《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又作者稟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如记孙悟空大败于金岫洞兕怪，失金箍棒，因谒玉帝，乞发兵收剿一节云：

……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岫山，金岫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那怪说有些认得老孙，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第五十一回上

《心猿空用千般计》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未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作者所说,亦第云“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十三回)而已。

《后西游记》六卷四十回,不题何人作。中谓花果山复生石猴,仍得神能,称为小圣,辅大颠和尚赐号半偈者复往西天,虔求真解。途中收猪一戒,得沙弥,且遇诸魔,屡陷危难,顾终达灵山,得解而返。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以吴承恩诗文之清绮推之,当非所作矣。又有《续西游记》,未见,《西游补》所附杂记有云,“《续西游》摹似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丘灵虚,尤为蛇足”也。

——《中国小说史料·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西游补》十六回,天目山樵序云南潜作;南潜者,乌程董说出家后之法名也。说字若雨,生于万历庚申(一六二〇),幼即颖悟,自愿先诵《圆觉经》,次乃读四书及五经,十岁能文,十三入泮,逮见中原流寇之乱,遂绝意进取。明亡,祝发于灵岩,名曰南潜,号月函,其他别字尚甚夥,三十余年不履城市,惟友渔樵,世推为佛门尊宿,有《上堂晚参唱酬